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二十七回 奚正紳大鬧秋水堂 杜琴言避禍華公府

話說聘才從長慶處回來，聽其口風狡獪，似要萬金身價。欲想個法子收拾他，叫他總不安神，自然就進府來。聘才沒有別法，找了張仲雨一次，也沒有見著。打算仍叫趕車的及三小等去鬧，但要耽擱幾天才好，不然恐被他們看出來。華公子是一時高興，況且他的聲色，享用不盡，自然也不專於一人身上。

這回書卻要另敘一人。前回書中是耳聞其事，今日必須親見其人。你道是誰？就是那奚□一。在長蘆鹽務裡躲了一月，恰值來了一幫洋船，他家是個洋商，又舊有首尾，便匯了兩萬銀子，又搭湊了五千銀子的洋貨，就重新開起來。沉木桶已壞，事情也就冷了。即便回京，仍舊一味的混鬧。

這奚□一既是個大家子弟，難道就沒有個名氏？他的官名叫做奚正紳，那些人將□一叫慣了。嶺南人的口頭話，□一兩字是個土字，因又叫他奚老土。此人初進京來，尚有一口廣東話，不甚清楚，此刻漸漸說起官話來了。他卻與兩個人往來，且係相好，一個是張仲雨，一個是潘其觀。張仲雨是慣向熱鬧場中走動，帳局子裡逢迎，看見奚□一這樣浪花浪費，打聽得他家的底子，便已結交得很熟。及奚□一銀子用完，要拉賬的時節，仲雨即向潘三銀號內，替他借了一萬，本是九扣，仲雨又扣了一千上腰，奚□一實得八千，但要用時，只得依了。如今有了銀子，就先還了這票借項，到京來一無所事，只與仲雨、潘三天天吃酒看戲。這三個人本是一流的，所以愈交愈密。況潘三也是愛坐車的，講到早道上滋味，奚□一便當他是個知心朋友。試將奚、潘二人比較起來，還是潘三好些，雖然生得可厭，但其賦性疲軟，一來膽小，二來老婆利害，三來是個財主，防人訛他，所以心雖極淫，膽卻極小，凡事不敢任性，此還算他的好處。若那奚□一，仗恃有財有勢，竟是無法無天，人家起他個混名，叫做煙燻太歲，又有許多幫閒助惡的人，自然無所忌憚。且心上存著一個主意：在京耽擱不過一年半載，選到了，就要出京，不鬧個淋漓盡致，也叫人看不起，不像個公子官兒。近來因等選，倒先請了一個刑錢朋友，是王通政薦的，每年修金一千二百兩，已請到寓裡同住，且先做起篋片來。你道此人是誰？就是那位坐轎車的姬先生，見奚□一到班不遠，且是個直隸州，若得個美缺，一二年就可發財；又知他是個大手筆，不過糊塗公子，官將來怕不是替我做的，便去求孫亮功轉托王文輝，竟是一說就妥。真是物以類聚，又是個愛淘毛廁的，臭味相投。進門住了幾天，看出東家脾氣，便要巴結，已將巴英官送他用了幾回，奚□一心上極為暢快。那巴英官伺候過大老爺，在師爺面前，越發驕縱起來。況又得了幾件新衣，裱糊好了，覺得更加光彩。姬亮軒每到情急求他，竟是勉強應酬，不是那從前服貼光景。閒話休煩。一日張仲雨在奚□一寓所吃早飯，賓主三人叫了兩個相公。仲雨是個貪財不貪色的，這些相公面上都是假應酬，不在裡頭講究，而奚、姬兩位，則捨此別無所好，奚□一更是下作，一飯之間，也要進去兩次。從前還只一個，如今又添了巴英官，更比春蘭巴結的好。巴英官肌膚雖黑，卻光亮滑澤，得個油字訣，所以愛的人最多，姬亮軒醉後也曾對人講過。

是日飲酒之間，奚□一叫春蘭進去了一回，出來坐了一坐；又叫巴英官進去了。仲雨不知其故，只道有事，便與亮軒講些閒話。這兩個相公，一個是蓉官，一個是春林，皆是奚□一常叫的。蓉官對著春林做眼色，春林笑了一笑。亮軒也做眉做眼的，仲雨偶然看見，卻不曉得什麼，也不便問。蓉官忽問仲雨道：

「你能有個相好姓魏的，他初到京時，我就認識他，卻不見得怎樣。前日我在富三爺家見他，體面得了不得，大鞍子熱車，跟班亦騎上馬。他如今做了什麼官了？」仲雨道：「尚未得官，在華公府裡當師爺，發了財，自然就闊了。」亮軒道：「我聽得人說，華公府富貴無比，除了皇帝就算他家，是真的麼？」

仲雨笑道：「這也是外頭的議論。若說華府裡，田地甚多，我聽得有四□幾個莊頭，一年論租，就抵得一府分的錢漕，自然也算個極豪富的人家了。」亮軒點點頭：「我們東家也常提起，說華公子是他的世叔，華公爺是我老東家提臺老大人的老師。

有這麼一個好世交，我們東家竟不拉攏。小弟是常勸他去走走。

東家說，這是從前在軍營保舉的老師，那時華公子還小，說起來也未必知道，所以不肯去。就是現在那位徐中堂，做兩廣總督的，也是老師在軍營同拜的，如今只有二少爺在京裡。我前日在街上看見他，坐著輛飛沿後擋車，有七八匹馬跟著，相貌很體面，我看他將來也要做督撫的。我們東家也是不肯去，不知道什麼脾氣。」仲雨笑道：「徐二爺原是個頂闊的闊人，他與華公子真是一對。前日我為你東家，在他面前求了多少情，出了多少力，他還不曉得，我也沒告訴他。論理，你東家應該重重謝我呢。」亮軒忙問何事？仲雨笑道：「久後便知，此事也不必說了。」只見奚□一出來，蹣跚著雙細草網涼鞋，穿條三缸青香雲紗褲，披著件野雞葛汗衫，背後巴英官拿著柄黑漆描金鬼子扇，笑嘻嘻一輕一重的亂撲出來。亮軒出席相迎，仲雨也照應了。奚□一坐下，仲雨道：「你今日有什麼事這麼忙？」

奚□一笑了笑，方說道：「有點小事都清理了。」便道：「我方才失陪你們，乾幾杯罷。」仲雨道：「喝得多了。」奚□一道：「好話，快再乾兩杯，我們豁幾拳罷。」仲雨道：「也好。」奚□一就與仲雨、亮軒、蓉官、春林豁了□拳，起初還叫得清，後來便叫出怪聲。廣東人豁拳是最難聽的，像叫些殺狗殺鴨的字音。

豁完了拳，講些閒話，仲雨忽然問奚□一道：「如今有個頂好的相公叫琴言，在秋水堂住，他的師傅叫長慶，你曾見過麼？」奚□一道：「沒曾見，聽是聽得說過，是好的。」仲雨正要話時，蓉官道：「好什麼？只得兩三齣戲。你叫他陪酒，終席不說話。要他斟酒，是沒有的事。」春林道：「好沉架子，到他家去看他，倒是從不會客的。就是從前的王吉慶、李春芳，如今紅字號的袁寶珠、蘇蕙芳，也沒有這麼大架子。要他中意的，才陪著坐一坐；不中意的，簡直的不理，賞他東西謝也不謝一聲，也沒有見他給人請安。」奚□一道：「這麼樣的相公，沒有遇見我。若遇見我時，他要這樣起來，我就罵這婊子養的，他能咬掉我的卵子？」仲雨冷笑道：「別說你這奚老土，就是你那兩位老世叔，是有名的大公子，尚且不能難為他，倒常受他的氣。若教你去，准還不能進他的屋，休要想見他。」亮軒道：「那裡有這話？我不信。豈有東家這樣闊人，還不來巴結，難道他不喜歡銀錢的？」仲雨道：「別人你拿錢，可以熏他；這小東西，錢倒熏不動的。」奚□一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你不要盡講海話。你看我去，包管他必出來，還待得我好。」

蓉官道：「未必。或者出來見一見，就算高情了。要待你好斷不能。我見他待人沒有好過，就是見那幾位大人們，也是冷冷的。倒是他兩個師弟天福、天壽會應酬，相貌又不好，人也不喜歡他。他師傅曹長慶，也是個古怪脾氣，就是一門只愛錢，錢到了手，又不睬人了。」奚□一聽了這些話，心上著實不信，對仲雨道：「你停一停，同我去看看，到底怎樣？」仲雨道：「別處都去，他那裡我不去，況前日我還罵了他。」眾人吃了飯，又坐了一回，仲雨告辭去了。兩個相公又鬧了好一回方去。

奚□一過了夜，明日早飯後，想起仲雨所說的琴言這麼利害，到底不信，必要去試試。過癮之後，同了姬亮軒，帶了春蘭、巴英官，自己換了件新紗衫子，坐了車，叫春蘭、巴英官同跨了車沿，亮軒另僱一個車，到秋水堂來。

這邊琴言正在悲悲楚楚的時候，前日長慶見聘才生氣走了，雖托葉茂林為他婉言，總不見茂林回信，心上有些狐疑。又想起五月間，有兩個人鬧來，送了四吊錢，陪了多少禮方去，聽得傳說是華公府的車夫。昨日聽得聘才口風利害，似乎必要來的，便□分擔著擔子，進來與琴言商量。琴言自那日從怡園回後，直到今日總是啼哭，自己也不曉得為著什麼，一味的悲苦，倒像有什麼大事的，心中七上八下：一來為華公子賞識了他，將來必叫他進府唱戲，那時府裡多少人，怎生應酬得來；二來每逢熱鬧之場獨獨不見庾香，故此越想越覺傷心，倒不料得聘才即來，說要買他。

長慶進來，見了琴言啼哭，不知為著何事，便安慰他兩句，就說起聘才來說的話，去的光景，要尋事生端，叫你唱不成戲的意思，我不知你心內如何。若進去了，快活倒是快活的，不過是一世奴才，永作華府家人了。琴言聽了，不由得放聲大哭起來。長慶

沒了主意，又安慰他。琴言帶哭說道：「師傅，多承你能收了我做徒弟，教養了半年，我心上自然感恩，所以忍耐，又活了兩個月。如今師傅既不要我，我也不到別處去，省得師傅為難。總之我沒有了，師傅也就安穩了。」說了又哭，長慶也連連的歎氣道：「不是這麼講，我原捨不得你去，不過與你商量，恐怕逆了他們的意，鬧些是非出來，大家受苦。他如今又不是白要你進去，他許下我幾千銀子。我是算不來的，覺得這個買賣有些折本，所以主意不定。若是進去，在你倒是極好的日子，只是苦了我了。」琴言道：「師傅要銀子也還容易，我在這裡一年，也替師傅掙了好些錢。設使我進去了，也就歇了，難道還能弄些錢出來？就是師傅少錢，也不必生這個念頭，還是不賣我的好，還能夠養得師傅三年兩載。」長慶道：「我主意原和你一樣，就是其中有好些難處。你如今倒別顧我，只要你自己想，自己定了主意才好，也不必哭了。我是有事要出門，偏偏天福、天壽又進戲園去了。你若氣悶，不如去請素蘭來與你頑頑，他今日不下園子，你們是講得來的。」一面說，就走出來了，叫人去請素蘭即便過來。

剛走到裡面，這邊奚□一已到門，春蘭、英官下來，進去問了，回說不在家。奚□一聽了，先有一分怒氣，自己也就下來，剛剛走進了門，姬亮軒尚在門外，只見一人笑嘻嘻的上前說道：「老爺是找那一個的？若是找相公們的，沒有一個在屋裡。」說罷，便迎面站住，也不說個請字。奚□一見了就有了三分氣。正要開口，倒是春蘭先說道：「呀！這是奚大老爺，無論相公在家不在家，總請大老爺進去，怎麼門口就擋住了？」

那人才退了兩步，說：「請大老爺進屋子裡喝茶。」即開了二門，奚□一同亮軒進內，走過了庭心，上了客廳，卻是三間：東邊隔去了一間，算客房。對面兩間，一邊是門房，一邊空著。

當下兩人就進去房內坐了。英官、春蘭即在外間坐下。那人送了兩鍾茶上來，有些認得春蘭，問了來歷，進去告知長慶。

長慶道：「已經回說不在家，也就不必應酬他了。」又想到：「這姓奚的，雖聽得他是個冤大頭，但是個沒味的人，多少相公上了他的當，沒處伸冤，琴言是斷乎講不來的。不然叫天福、天壽回來，或者有些甜頭，也未可知。一面即打發人到戲園去叫，一面自己穿了衣裳、鞋襪出來，款待奚□一。

且說陸素蘭來，見了琴言問道：「何事？」只見琴言又是嬌啼滿面，歪倒在炕上。素蘭安慰道：「你又怎麼，你師傅請我來有何話說？」琴言道：「我今番真要死了，不比從前還可捱得下去。」素蘭忙問何事，琴言就把長慶的話述了一遍。素蘭也覺吃驚，發怔了半天，方問道：「你師傅的意思怎樣？」琴言道：「師傅也沒有主意，似乎兩難，只有我死了，便了結了。」素蘭道：「你開口就說死，事情須細細的商量。況現在並沒有鬧事，又沒人逼你，且緩緩的想個法兒。」琴言道：「有什麼法想？你忘了他們有個魏聘才，肯救我這條命麼？只有一句，倒是瑤卿害了我了。」素蘭道：「怎麼說是瑤卿害你？」琴言又淌了些淚，不言語，素蘭疑心，連聲的問，琴言歎了口氣道：「若使大年初六那一天，瑤卿去唱了那齣《驚夢》，我便不上臺，也就乾乾淨淨，直到如今沒什麼丟不開的事。偏要我去當災替死，害得人半年以來，心上沒有一刻快樂。前日招此非災枉禍出來，仍係那齣《尋夢》斷送了我，偏與瑤卿合唱。他若寫意些，我也不經意了。若叫他當場壓下我來，又叫我沒臉，所以我不得不用心，偏又惹出這件事來。豈不是始終是瑤卿害的？」素蘭道：「我看華公子這個人，倒也沒有什麼不好，我也沒有見他糟蹋過人。你若心上沒有牽掛的事，倒可以去混幾年，或者倒有些好處，也不可。就是不能會見庚香的苦了。」琴言道：「就算華公子是個好人，難道魏聘才就不教壞他麼？」

素蘭道：「你們若合了式，魏聘才那種東西，非特不能欺你，且要巴結你呢！但我有一句話，你倒不要怪我：譬如我們這班人與人相好，原是要論心的，但也不好太過。譬如度香、庚香兩人，待你的情分是一樣的。不過，庚香專在你身上，不肯移情於人，所以你就為這上頭，也就專為他，不肯移動一步，是講究專致的工夫了。但是庚香比不得別人，他年紀小，沒有慣常出來，一切都不甚便當。假使他們太太曉得了，還要教訓他，不准他出來；若訪出你們相好，還要歸怨於你，這是一層。你心上只管有庚香，臉上不要教人看破了，人就要怪你，說人是一樣的待他，他是兩樣的待人，他到底與庚香是那一種交情呢，這是兩層。此刻不怪你者，就是度香照常相待。你常常衝撞他，久而久之，要心冷的。你少了度香，也固然於你無損，你的師傅就不好了。此刻有度香供給給他，他自然不叫你再找人。如果度香淡泊起來，他必要在你身上找還他那些錢。你想天下人，還有如度香這麼樣待人麼？那時你受盡了氣苦，只怕比進了華公府還苦呢，這是三層。到那個時候，庚香能救你還好，若依舊束手無策，不過將些眼淚給你，將些疾病報你，你兩人仍是隔開，依然空想。叫你一身在外，如驢兒推磨；一心在內，如道土煉丹，你受得受不得？那時只怕真要死了，這是四層。你若進去了，或者仍可出來，也不定的。我聽得華公子，最喜成人之美。若打聽你們兩人，有這樣至死不變的交情，倒因此成全作合起來也不可。即或不然，你歇幾天，也可告個假出來，到我這裡，去請庚香來會一會，倒可無拘束。你心上若當他與奚□一、潘三一流人，我可以替他出結：斷不至此。依我這麼想，是進去的為妙。」

這一席話，說得徹底澄清，一絲不障，就是個極糊塗的人，也能明白，豈有夙慧如琴言，尚不能領悟，便也點點頭道：「我並不是料不著這些事，我為著情在此時，事尚在日後，故重情而略事，行吾心之所安，以待苦樂之自來。如到極處，則捐生以報，成我之情，一無顧忌。」

素蘭道：「殺身圖報，難道我輩做不出來？但也要看什麼事。你為庚香捐軀，是為什麼？問你，你自己也就說不出；你死了也不算什麼忠臣烈士，節婦義夫。明白人還說你可憐，是一個情癡，糊塗人便說你是個傻子。甚至於胡猜到另有他故。且庚香到你死後，他不能不看破了。他上有父母，要報答的；自己有功名，要奮勵的；且未娶妻生子，後嗣是要接續的，如何肯能為你捐軀？那時他倒想開了，一痛之後，反倒哈哈一笑，說：『罷了！罷了！鏡花水月，到眼皆空。』只是可惜了你，到陰司，仍是孤孤單單，盼不到他，一樣的悲苦，無人可訴，你還能唱《陽谷》嗎？再要死時，就難再活了。」

說到此處，自己笑起来，琴言也就笑了，叫道：「蘭哥，蘭哥！我真佩服你，你這些見解從何處得來？」素蘭忽要走動，問道：「後面那小院子，可解手麼？」琴言道：「有毛廁，倒還乾淨。」素蘭就開了房後一扇小門，上了毛房。只聽得叩門之聲，見院子內東基角上有一小後門，叩得亂響，即問道：「是那個？」外面應道：「我是對門王蘭保，叫我送西瓜來與琴言的。」琴言聽了，叫人開了門。那人挑著四個西瓜進來，說道：「蘭保說，這瓜好，送給你的。我從著後門進來，省了半里路。」琴言叫人封了二百錢給他，回去道謝，又問蘭保在家，那人道在家，仍往後門去了。素蘭解手畢，琴言即開了一個瓜，兩人吃時，甚是甜美。正吃得好，忽聽得外面喧嚷之聲，急叫人出去看時，那人去了一回，慌慌張張跑進來，說：「了不得了，那姓奚的鬧得潑反盈天，你師傅被你打倒了。」尚未說完，唬得琴言、素蘭魂不在身。素蘭道：「快關了房門，叫外面拿鎖鎖了。」兩人開了後門，走到王蘭保家去了。

且說長慶出來見了奚□一，請了個安，舉眼看他，相貌魁梧，身材高大，滿臉的煙氣，似有怒容。那一個是個獐頭鼠目，短小身材。又見兩個俊俏跟班，一個認得是春蘭，就請客房坐下。奚□一道：「我姓奚，想來你也知道，不用我說。我聽得你這裡有個琴言，特來會會他，快些叫他出來。」長慶陪笑道：「琴言偏偏不在家，進城去了。」奚□一聽了，皺皺眉說道：

「天天不進城，偏今日進城。沒有的話，快叫出來，為什麼要躲著不見人？躲別人也罷了，難道你不打聽打聽，我是躲得過的麼？你不要發昏。」長慶看勢頭不好，像是有意來的，便一面陪笑支吾，一面打算個搪塞他的法子，只得把大帽子，且壓他一壓，且看怎樣。便滿面堆著笑道：「不瞞大老爺說，我們班裡近日串了幾出新戲，前在怡園演了一個月，才上臺。前日華公子即在徐老爺處見了，就把他們叫了進府，唱了兩天了，還要三天才得唱完。琴言的戲又多，華公子又喜歡他。若是別處，就可以叫回來，惟有這個府裡，小的們是不敢去的。大老爺或與公子有交情，倒可以打發管家拿個貼子，去要了出來。」

如果合老爺的意，就將他留著使喚都使得。小的久聞大老爺的威名，幾次想請駕過來頑頑，恐怕貴人不踏踐地，又因沒有伺候過，所以不敢冒昧。大老爺倒不要疑心。若要躲著不見人，這又圖什麼呢。不要說大老爺，就是中等人，也沒有不出來的。」

說到此，便近奚□一身邊。將扇子扇著，又笑嘻嘻的道：「請寬寬衫子，如要炕上躺躺，小的倒有老泥煙。」奚□一見他如此

小心，氣也消了，發作不出來；且聞留他吃煙，正投其所好，便道：「既然真不在家，也就罷了。不是我自己誇口，大概通京城相公，也沒有一個不曉得我的。你若懂竅，過兩天領他來見見我。就是華公子，我們也是世交，你對他說，是我叫他，他也不好意思不放回的。」說罷，便解開了兩個扣了。長慶替他脫了衫子，折好了，交與春蘭，即請他到吃煙去處，亮軒也隨了進去。

奚□一的法寶是隨身帶的，春蘭便從一個口袋中，一樣一樣的拿出來，擺在炕上。長慶陪了，給他燒了幾口，心上又起了壞主意，陪著笑道：「小的還有兩個徒弟：「一個叫天福，一個叫天壽，今日先叫他們伺候，遲日再叫琴言到府上來，不知大老爺肯肯賞臉？」奚□一既吹動了煙，即懶得起來。又想他如此慇懃，便也點點頭，說：「叫來看看。」長慶著人叫了天福、天壽回來，走進炕邊。奚□一舉目看時：一個是圓臉，一個是尖臉，眉目也還清靚潔白。一樣的湖色羅衫，粉底小靴。

請過了安，又見亮軒。長慶叫他們來陪著燒煙，自己抽空走了。

天福就在奚□一對面躺下，天壽坐在炕沿上。亮軒拖張凳子近著炕邊，看他們吃煙，春蘭、巴英官在房門口簾子邊望著。只見天壽爬在奚□一身上，看他手上的翡翠鐲子，天福也斜著身子，隔著燈盤拉了奚□一的手，兩人同看。亮軒也來炕上躺了，兩個相公就在炕沿輪流燒煙。天福挨了奚□一，天壽靠了亮軒，兩邊唧唧噥噥的講話。亮軒不顧天熱，就把天壽摟在懷裡，門口巴英官見了咳嗽一聲，托的一口痰，吐進房內。亮軒見了，拿扇子扇了兩扇，說道：「好熱。」奚□一把一條腿壓在天福身上，一口煙，一人半口的吹。

春蘭、巴英官看不入眼，便走出去，各處閒逛。走到裡面，看見些堂客們，知係長慶的家眷。又見東邊一個小門半掩著，二人便推開進去，見靜悄悄的，有株大梅樹。上面三間屋子，東邊的窗心糊的綠紗，裡面下了捲簾。二人一步步的走到窗前，從窗縫裡張時，見牀上坐著兩個絕色的相公：「一個坐著不言語，一個低低說話，春蘭卻都認得。」

只見素蘭忽然回頭，看見窗縫裡有個影子，便問：「是誰？」那兩個啾的一笑，跑了出來。素蘭要出來看時，琴言道：

「看他做什麼，自然是福、壽這兩個頑皮了。」素蘭終不放心，也因前日嚇怕了，叫人關上門，別叫人進來。春蘭對巴英官道：「他們說琴官不在家，在牀上坐的不是嗎？」巴英官道：「那個呢？」春蘭道：「是素蘭。待我們與老爺說了，好不依他。」於是二人又到房門口，見他們還擠在一處，聽得奚□一道：「琴言到底幾時回來？」天福正要回言，春蘭即說道：「他們哄老爺的，琴言現在裡頭，同著素蘭坐在牀上說話，還說在城裡唱戲呢？」奚□一聽了心如火發，便跳起身就走出來，天福、天壽兩邊拉住，奚□一摔手，兩個都跌倒了，問春蘭道：「你見琴言在那裡？」春蘭道：「在後面，有個小門進去。」奚□一□分大怒，不管好歹，直闖進去。長慶業已聽見，忙忙的從內迎將出來，劈面撞著，即陪笑問道：「大老爺要往那去？裡面都是內眷住的。」奚□一嚷道：「我不看你的婆娘。」說了又要走，長慶已知漏了風，琴言守門的人已經看見，便進內報信去了。這邊長慶如何擋得住？被奚□一一才叉，踉踉蹌蹌跌倒了。

奚□一走進院子，只見下了窗子，就戳破窗心，望了一望，不見其人，便轉到中間，見房門鎖著，便要鑰匙開門。長慶趕來說道：「這是我的親戚姓伍的住的，鑰匙他帶出去了，房裡也沒有什麼看頭。」奚□一欲要打進去，又似躊躇，春蘭道：「小的親眼看見，還有英官同見的，如今必躲在牀底下了。」長慶道：「青天白日你見了鬼了。」春蘭道：「我倒沒有見鬼，你盡說鬼話。」奚□一怒氣沖天，忍耐不住，兩三腳踢開了門進去，團團一看，春蘭把帳子揭起，牀下也看了，只見無人。

奚□一見房後有重小門開著，走去一望，院子裡有個後門虛掩著，就知從這門出去了，便氣得不可開交，先把琴言牀帳扯下，順手將桌子一翻，零星物件，打得滿地。長應見了心中甚怒，又不敢發作。想要分辯兩句，不防奚□一把揪住，連刷了五個嘴巴。長慶氣極欲要動手，自己力不能敵，紅著半邊臉，高聲說道：「我的祖太爺，你放手咱們外面講。你受了誰的賺，憑空來吵鬧，我雖吃了戲飯，也沒有見無緣無故的打上門來，我們到街上去講理。」奚□一也不答話，抓住了長慶，走到外面，把他又摔了一交。亮軒忙上前，作好作歹，連忙勸開，長慶家裡人也來勸住。奚□一坐了，長慶爬起來，氣得目瞪口呆，只是發喘。亮軒見此光景，忙把衫子與奚□一穿上，死命勸了出去。奚□一一面走，一面罵道：「今日被你們躲過了，明日再來搜你這龜窩，叫我搜著了，就打爛你這娘賣□的。你就拿他藏在你婆娘海裡，我也會掏出來。」亮軒竭力的勸，方把奚□一拉出了門。上了車，還罵了幾聲，亮軒也上了車隨去，那天福、天壽，不知躲到那裡去了。

長慶受了這一場打罵，不敢哼一聲，關上門，即叫人到蘭保處找回琴言，素蘭連蘭保也送了過來。大家說起這奚□一味凶蠻，真是可怕，只怕其中又有人調唆出來，日後還不肯干休。一個魏聘才冤仇未解，又添出個奚□一來，如何是好？說得長慶更無主意，越發害怕，琴言只是哭泣。蘭保道：「我有一個好主意，只勸得玉儂依了，倒是妥當的。你們明天就送他到華公府，他府裡要賞你身價，你萬不可要，只說恐孩子不懂規矩，有伺候不到之處，叫他權且進來，伺候兩月看看，好不好再說。譬如有事，你原可以去請個假，叫他出來幾天。華公子見他不能出來唱戲，自然必有賞賜，那時你就有財有勢，閒人也不敢上門了。進去後，即或不合使喚，仍舊打發出來，可不原是一樣？你若先要身價，且爭多嫌少惱了他，也是不好的。

進去了，死死活活都是他府裡的人了。」話未說完，素蘭先就拍手叫妙，又道：「好主意，曹老闆你聽不聽？」蘭保這一席話，說得個個豁然開朗，就是琴言見了今日的光景，也無可奈何，只得依了。長慶心服口服，自不必說，是晚即移到素蘭家裡。明日奚□一果然又來，各處搜尋不見，猶惡狠狠的而去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